



有条“狼”突然将爪子伸到我面前，而且獠牙距我鼻子只有两三寸远，然后用舌头舔了舔我的额头……

骨狼

谢璞／著



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谢璞/著

骨狼



 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骨狼 / 谢璞著. -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075-1807-8

I. 骨… II. 谢… III. 儿童文学 - 故事 - 作品集
- 中国 - 当代 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6695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网络实名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bs@263.net

电话: 发行部 (010) 66531801 (010) 66531802

总编室 (010) 63370892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东方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1/32 开本 8.75 印张 13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-6000 册

定价: 2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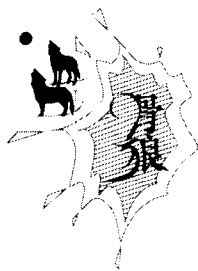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- ◎ 血牡丹 /1
- ◎ 残酷的游戏 /21
- ◎ 相知姐姐 /43
- ◎ 骨狼 /73
- ◎ 芦芦 /93
- ◎ 吉祥树 /121
- ◎ 灵猴秘史 /141
- ◎ 苦啊！嘎咯 /171
- ◎ 四海游 /195
- ◎ 丁香梦 /225
- ◎ 竹 娃 /233
- ◎ 阳雀怨 /251



part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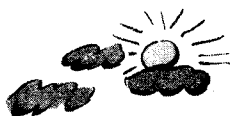
血牡丹



从小，我爱花。

清澈的蓼河边有一座古老的“观澜书院”，是我童年念书的学校。它是风光绮丽的“大花园”。校门前，有长满青草的大操坪，操坪四周是笼烟吐秀的依依杨柳。越过操坪，是两座小山包，像马鞍，称为“鞍山”。鞍山斜坡上，栽种着芙蓉树、梨树、桃李树。站在鞍山上确可“观澜”，可欣赏滔滔蓼水聚散无常的波澜。还有，一站在校门口石门槛上，又能看到右斜角几百米外雄伟庄严的“云峰塔”。塔共有五层，塔尖上有一棵树，据说，是老鹰播种的“胡椒树”，它的花开得像小星星，在云雾中飘香。学校四周，是青砖砌的围墙。真高呀，斑鸠或喜鹊站在围墙的翘鳌头上，我们在下边看起来，竟像细微的蚕豆花。学校后边，灌木、杂草丛生，还有十几株古老的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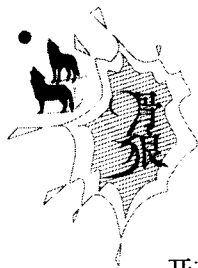


花树。我和同学常打开后墙的小门，爬上树杈去采摘桂花。一到桂花怒放的季节，学校几十间教室的人，都被沁人心脾的花香熏醉了。这座古老的“书院”里，有一个大天井和四个稍小的天井。每个天井里，都栽上了奇花异草。有牡丹、芍药、观音莲、辛夷、海棠及幽兰；有紫荆花藤、美人蕉及一棚棚的羊奶头葡萄；此外，还有我们同学喜欢逗弄的含羞草。叫不出名字的花就更多了。“书院”里有“孔圣”的镀金圣像，几乎没人去理睬他老先生，只有谁犯了校规，被老师揪去“拜孔夫子”时，才痛苦地去见识那个脑袋像芋头的圣像。可是，每一处开放鲜花的地方，总是少不了有人在溜达。有些花，美得太吸引人了，看着看着，实在想伸手摘它几朵。

在万花丛中，我喜欢牡丹，喜欢它红得热烈，喜欢它浓郁的芳香，更喜欢那与花强烈对比的绿叶。牡丹的叶子，也像是一种活生生的花。尤其是晨光与露水交融在花瓣与叶片上的时候，会使人想到，牡丹在嘻嘻地笑，像母亲的眼睛一样笑着。一次，我梭滑板，不小心，摔疼了腿。十分懊丧的时刻，信步走近一丛牡丹，眼光一接触到牡丹的笑容，腿不疼了，懊丧的心情，如风卷残云，一扫而光了。从此，我一直想栽一盆牡丹，但牡丹难栽出来。我一直抱怨我们小学的老师们“没本事”，连花都不会教学生栽，算什么老师呢？

血牡丹





后来——弄不清过了多少日子，忽然有一朵“牡丹花”开在我心灵里。我们“书院”的“大花园”里，许多的花不及它美，那里面的牡丹也没有它那么灿烂辉煌，没有它那么震惊幼小的心灵！它是美丽的“牡丹”，永远开不败的“牡丹”。直到今天，我仍旧深深地爱着这一朵“血牡丹”。它不仅美丽，还不断地教会我去奋斗，不断去与那些阻碍我前进，一时貌似“庞然大物”的敌手搏斗，直到“庞然大物”变为“小土疙瘩”为止。这一朵“血牡丹”是“角奶奶”培育出来的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愿意把这一朵“血牡丹”，双手献给你。

“角奶奶”好。她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好的栽花老师。不过，我开头并不晓得她老人家会种花。听成年人说，由于她姓“曾”，“曾”字头上有两只角，所以大家叫她“角奶奶”。又说，另外还有个原因，“角奶奶”的形象很特别。她武高武大，额角颇高，方长的脸形，比一般中等个儿的叔叔伯伯还要高大些。她脚大手粗，只可惜右手有点发颤；左眼睛始终眯缝着，眯缝着，好像随时随刻要向强敌瞄射利箭似的。从她神态看来，似一个铁铮铮的勇士，即使九死一生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她也会傲然屹立于人世上。我母亲同她很要好，往来很亲密。母亲说，“你出生时，是角奶奶接生的。”又说，“角奶奶做起事来，手就不发颤了！”母亲还告诉我：角奶奶从小做童





养媳，她男人醉酒后动不动打人，打坏了她一只眼睛。她男人是靠“看八字”、“打五星”这套敬鬼神的把戏过日子的浪荡子，死得很早。角奶奶单身守寡，带大了独生子——尹达念。母亲还告诉我，经她的手接生出来的娃子，至少有好几百个。接一个，活一个。

角奶奶家，离我家不太远，在蓼河挑水码头边。尹达念叔叔是魁梧的铁匠。我每次到河边挑水回来，总喜欢把水桶停放在他家门前，去看他铁锤下的火花，去听他徒弟拉风箱的“噗噜”声。达念叔叔跟我家很友好，人很和气，性情开朗，喜欢帮邻居的忙。他经手打造出来的菜刀特别锋利。削骨头同削豆腐一样容易。此外，他还会打造猎枪和马刀。他很喜欢喝酒，一喝多了酒，就又唱又笑，比三岁孩子还淘气。但只要角奶奶一开口骂他，就乖乖地老实起来。达念叔叔有一次喝醉了，赤着上身，抱一只不小的狗满街叫唱，嗓门清亮，老远都能够听着。那次，我记得他唱得怪有趣的：

“铁匠达念福分好，怀里抱个大阔佬。你看它，毛衣毛裤毛袜子，嘴上还有胡须翘。一天三餐吃现成饭，‘自由棍子’扬得高……”

旁边的人一听，就剧烈地笑起来。都知道他在讥笑街上一个有名的吸血鬼——成天扬着自由棍子敲诈勒索的“保

血
牡
丹





队副”。这个家伙，穿得很讲究，而且蓄起了翘着的胡须。原是个二流子出身，吃喝嫖赌算第一，后由于把嫡亲的妹子送给了一个“土霸王”做姨太太，便一夜三更当上了“保队副”，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。他动不动带着“乡丁”上穷人家里派“马粮款”，派“枪支款”、派“爱国抗日挖马路款”或派“乡长大人因公操劳保养费”，没一个百姓不恨他。但很少有人正面顶撞他。那一天，我们见保队副的脸气成一砣猪血，就更开心了。

不料，过不了几天，保队副带了几个持枪乡丁，上达念铺子里来了，我和不少小伙伴拥过去看。只见保队副“下指令”说，奉了乡长的命令，为了保高沙市镇的太平，要打造三十把马刀，限十天打造出来。保队副把盖有乡公所大红印的“指令”递给尹达念。谁知尹达念却伸出黑乎乎的一只大手来说：

“铁匠师傅不怕丑，一手接钱，一手订货。保队副先生，拿钱来呀！”保队副做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说：

“乡公所还会少你几个臭钱？你少啰嗦。”

这时，达念叔哈哈大笑起来，双手叉腰说：

“乡公所——好大的牌子，要尹铁匠给打马刀又不交钱！轻巧，老耗子挑灯草。”猝然瞪大眼睛吼起来：“你去告诉那





个龟孙子乡长，打马刀没功夫，给打把割他颈子的刀，老子愿意效劳……”

保队副气咻咻，喘不过气来，向乡丁下令：

“抓……给我……抓起来！”

有一个野蛮得吓人的乡丁，最先下手去揪达念叔，谁知达念叔眼明手快，给了他一记耳光，打得他倒栽葱；另一个乡丁又掏出枪来壮胆，嗥叫着：

“看我子弹吃素，还是吃荤？！”

没想到，冷丁又遭到达念叔一脚，踢成狗吃屎的样子。保队副一边退阵，一边命令第三个乡丁下手。正闹得铁匠铺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我听一个老人家急忙向角奶奶说：

“危险呀，你还不开口劝阻达念？他素来听你的话。快……快开口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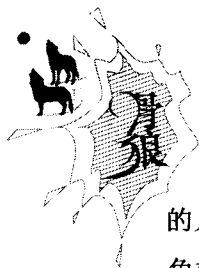
角奶奶急了，她正在洗碗，竟二话不说，突然，猛把洗碗水泼进通红的炉膛里，嘭的一声，满屋子的人，被爆炸声震得耳聋，煤灰呛得一个个睁不开眼，吓得保队副和乡丁们，一个个屁滚尿流地夹起尾巴逃走了。

这时候我觉得角奶奶已气得像一块烧红的铁，天塌下来，她也不得害怕。

不久，满街的人都晓得铁匠铺闹出了什么事。不少好心

血
牡
丹





的人，劝角奶奶赶快让达念叔叔趁早开溜，逃脱祸事。然而，角奶奶说：

“怕什么？苦吃够了，只有拿出老命来拼个死活了。”

谁知，保队副竟然是欺软怕硬的贱骨头，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上铁匠铺来骚扰。母亲告诉我，角奶奶家里神龛上敬了个打鬼的“钟馗爷爷”，很灵，常帮她家里消灾免祸。

后来，我往铁匠铺观察过角奶奶家里神龛上的“钟馗爷爷”，它只不过一个萝卜大，但雕塑得十分威风，手里挥舞一把剑，鼓眼吹胡须，咧着獠牙，好像活老虎见了也会吓得骨头酥。另外还有个发光的怪“菩萨”，它只有鹅蛋那么大，是两个椭圆形连在一起，大的近于身子，小的近似头部。也没有雕画眉眼口鼻。据说，这是专门司管人间婴儿出生的“送子娘娘”。每次角奶奶出门接生前，都要跪下来先禀告“送子娘娘”，获得了神的同意，她才出门。不少上年纪的人说，铁匠铺这一家，除了“神”，是什么都不害怕的人家，母与子都是硬骨头。

过了不久，达念叔叔出事了，“钟馗爷爷”保佑不了他了。一个深夜，一伙豺狼似的打手，涂黑了面，冲进铁匠铺，把达念叔叔打得头破血流后又溜走了。很多人猜定是保队副暗地支使的，但又拿不到证据。受重伤的达念叔叔躺下几天后





才立起来打铁。不过，从此，达念叔常闹头昏头痛，做不了几天工，就说头痛得不行。街邻们都替达念叔抱不平。大家发现保队副总是一副乐不可支的鬼相。可是，谁又奈何得了他？都纷纷说：“末劫世界到了，哪一天不见好人受气受罪？”也有人相信，“等着瞧吧，菩萨会显圣的。一定‘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’。”

在达念叔病重期间，母亲领我带着二十几个鸡蛋去看望过，母亲和我见达念叔那副憔悴样子，都很伤心。不少街邻也纷纷去探望他。角奶奶日日夜夜忙于拿着“供果”、“牙盘”、神香、纸钱，到“城隍庙”、“洞天宫”、“紫竹林庵堂”、“关帝庙”等地方去磕头祷告。她把一线希望全寄托神灵来保佑，并对我母亲说：

“平生我没做过亏心事，菩萨该不会忘记我一家苦心人的。”她说话时，右手抖动得更厉害了。

一天，满街人们惊叫起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一个可怕的消息传开了：

“铁匠完了，疯了！胡言乱语，还四处打人！”

那是一幅悲惨的图画。

疯了的达念叔的脚上，拴了铁链，另一头拴住了一块至少有一百多斤重的石磨盘。他双手也是上了铁铐的。他两眼

血
牡
丹





通红，大叫大唱，尽是没头没脑的话。一时说：

“阎王小鬼，你真要收人了？我来了，我变个鸽子来。”

一时又这样说：

“吾神是玉皇大帝，有虎口钢牙，专吃青面獠牙的丑鬼……”

有几次，精神失常的达念叔竟用脚拖着铁链那头的重磨盘走出六七步远。双脚上鲜血直流也不晓得痛苦。

这时，有个外地来的像个核桃树疙瘩似的“大利”巫师，找到了角奶奶，说只有还一天一夜“雉愿”，才能保全达念的性命。角奶奶一口答应了，要求尽快办。倾家荡产，她也愿意。

当夜，有好几个巫师进入了铁匠铺。四壁点上几十枝蜡烛，挂满可怕的桃源洞图，屋子中间摆着一个剖了肚的大肥猪，周围是二十一只去了毛的雄鸡，巫师们把锣鼓、牛角、木鱼敲得山响。一个老巫师赤着上身，用斧头轻轻地斩胸脯上的肌肉，这叫“斩煞”，斧头锋尖沾上了涔涔的血滴，口里不断地念咒。不一会，放下斧头，又拿起一只燃烧的蜡烛往嘴里塞。转瞬，他又拿了一只碗来咬，嚼得邦邦响，并把一口碎碗片往肚子里吞。我看了，吓得直往人堆后面退却。但我耳边却听到人们赞叹说：

“好神功！好神功！”





“这堂‘傩愿’冲得好，达念会好了。”

好了吗？等到角奶奶倾家荡产，冲完一天一夜“傩愿”，不幸的达念叔叔却咽气了！……角奶奶哭得几次昏死过去。

不到半个月时间，孤苦伶仃的角奶奶头上出现了白发。她家的打铁炉灶、铁礅、大风箱都不见了。只有神龛上的神像仍旧在原地方不动。香炉里偶然可怜地冒出几缕香烟来。太惨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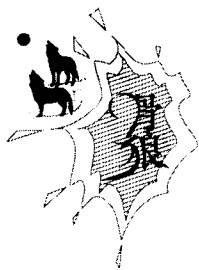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角奶奶撑持不下，街头上一个外号“鹰爪婆子”的便想代替角奶奶接生的行当。她的手指甲比狼牙还长，上门去接生，先要三斗米和四百八十个铜板。可是她接的第一个胎儿便惨死在她手下。产妇也差点送了命。从此，再没有人敢去请“鹰爪婆子”了。许多怀孕的婶婶和阿姨发了愁，越发感到角奶奶不可缺少。

一天我母亲领我去看望角奶奶。母亲给送过去一双新布鞋，角奶奶说很合脚。她不断地叹气，但再不见她流泪，大概是泪水全流尽了，像干涸的火井。我自以为“很懂事”了，当着角奶奶的面说：

“角奶奶，你家神龛上那些乌七八糟的菩萨，帮不了忙，救不了人的命，丢进茅坑里去吧。”我以为她会点头称是。但出人意外，她赶忙摆手，紧张地说：

血
牡
丹





“阿弥陀佛！小娃子莫乱讲！菩萨，是天神，骂不得的！”
我一听生气了，又说：“菩萨，菩萨个屁。巫师骗你的钱！”

角奶奶仍旧为菩萨辩护，叹气说：

“不能全怪菩萨，哎！……”

我听了很不舒服，觉得角奶奶心太老实了。我赌着气走开了。

我把这件怪事告诉我的几个小伙伴，大家一商量，决定对于“吃饭不办事”的“钟馗爷爷”，进行一次厉害的惩罚。我们偷偷地溜到角奶奶家里，把她家的“钟馗爷爷”偷了出来，我们把它用草绳子吊起来，每人脱下一只鞋打了它三鞋掌，然后，大家又用枯柴堆起来，把它烧成了炭，化作了灰，丢进茅厕里去了。

“这下可好了，角奶奶没菩萨可敬了！”一个小伙伴说。

“唔呀，忘了把‘送子娘娘’也捉出来！”又一个小伙伴说。

“走，再去捉‘送子娘娘’！”第三个小伙伴又说。他带头闯到角奶奶家里去。

等我们从窗户上溜进去时，神龛上已没有那个“送子娘娘”了！我们很惋惜抓得不及时，角奶奶把它藏起来了。





几天后，我们听人说，角奶奶为了“钟馗爷爷”失踪，有几餐吃不下饭，我们听了，很不安。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“级任老师”，老师指责说：

“你们太不成体统了，人活在世上，各有各的信仰，各有各的难处，吃甘蔗嚼黄连，各凭各的爱好！信神的人一下子无神可敬，就好像住惯了笼子的鸟一样不自在！你们办了蠢事，会给角奶奶带来新的痛苦！……”

一想到“办了蠢事”，我们几个小伙伴都心慌，好长时间，不敢去见角奶奶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我见到角奶奶又去给人家产妇接生了。我拦住她问：

“角奶奶，你吃得消吗？”

“吃——吃得消！只要有一口气，还得两手不空做好事。”这就是角奶奶的回答。这话引起了我的震惊。

从此，我常见角奶奶一手拄着拐棍，一手提着“接生篮子”，在铺满了卵石的街道上匆匆地来去。不断听她有气无力地笑着说：“又一个好宝宝出生了！……”

一天，我和几个小伙伴终于向她坦白，交代了烧毁了“钟馗爷爷”的过错，希望她痛痛快快骂我们一顿。但是，她只叹了一口气，轻轻地说：

血
牡
丹

